

红玫瑰革命



丘光耀著

红玫瑰革命

丘光耀 著

红玫瑰革命

作者：丘光緒

出版：民主行动党视觉资讯工艺中心

DAP CHERAS IT CENTER,

No. 532A, Batu 3 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 9857532

Fax: 603 - 9830388

编辑：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承印：**OTOPACK & PRINT SDN. BHD.**

Lot 26, Jalan 5/118C,

Desa Tun Razak Light Industrial Area,

56000 Kuala Lumpur.

ISBN : 983 - 9820 - 08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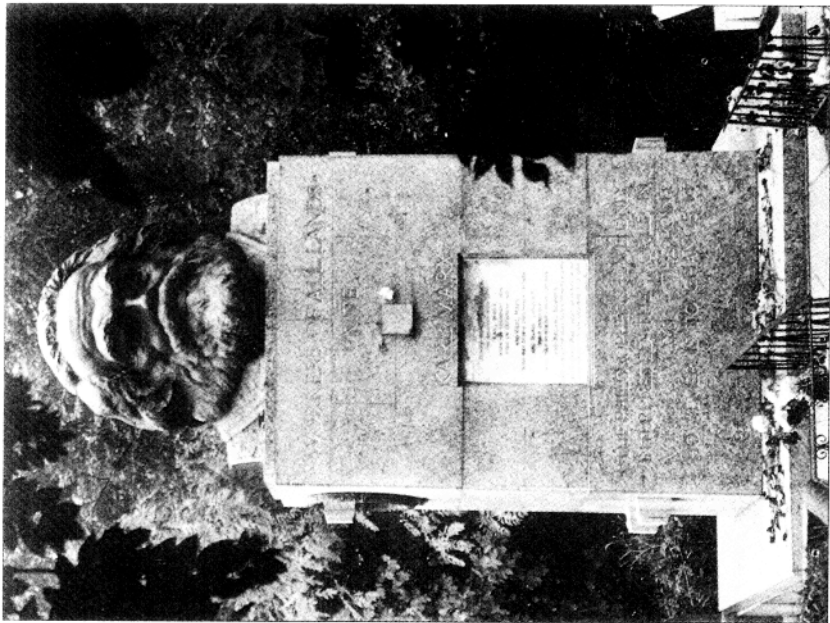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1999 年 1 月 1 日

印刷量：0 - 1000

定价：RM20.00

7/1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民主社会主义发端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工人运动。

→ 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理论并不抗拒，但却不认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社会党国际前主席暨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是全球民主社会主义的卓越领导人。

➡ 瑞典前首相欧罗夫·帕尔梅与其夫人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他是国际裁军和南北合作的首要倡议人。





← 奥地利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和勃兰特，都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

↓ 1996年社会党国际第廿届代表大会在联合国召开。





← 八十年代的左翼青年支持密特朗连任总统。

→ 瑞典前首相英瓦尔·卡尔松是首位提出「可持续发展」环保观的社会民主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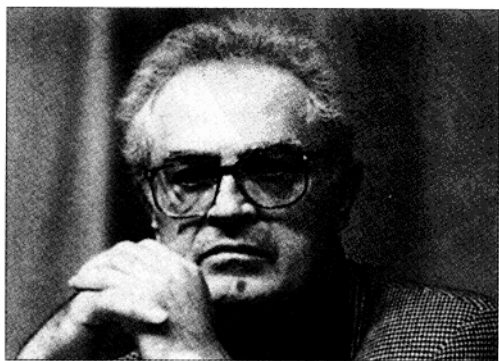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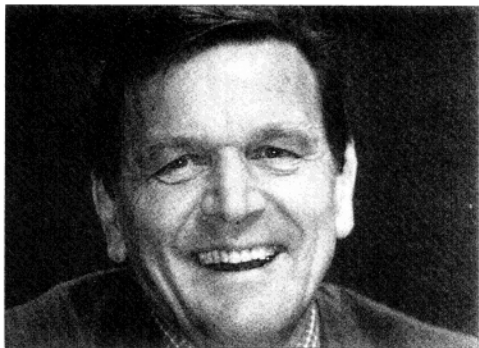
↑ 1992年9月，彼埃尔·莫鲁瓦在社会党国际的第19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

↓ 法国总理佐斯潘：「市场经济可以，市场社会不行。」



↑ 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被称为「睿智的务实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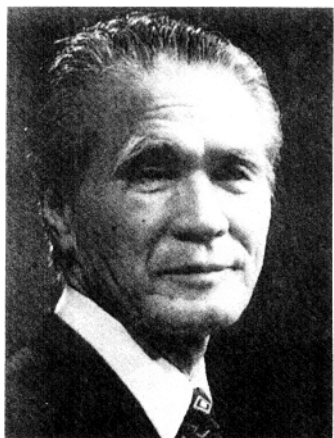


← 德国财政部长暨社会民主党魁拉封丹坚持不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

↑ 德国新任总理施罗德宣称要走「第三条路」。



↑ 西班牙前首相冈萨雷斯说：「投社会主义一票就是投自由一票！」



↑ 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村山富市，曾公开向亚洲人民就二战的军国主义侵略而道歉。

→ 大马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主张「社会党国际」应易名为「社会民主国际」。



← 1998年5月，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出席假挪威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



作者简介

1970年出生于霹雳州安顺，中学时代曾兼职漫画助理。1998年毕业于吉隆坡尊孔独中，后与友人联合创办「漫画工作室」，7年内共出版了8本政治漫画与历史人物连环画传。

1989年加入民主行动党，受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社会与文化秘书，积极参与宣传和后勤组织工作。

1991年入学南方学院马来学系，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92年因力争在院内主办「华教节」活动而引发学潮，并遭院方两度开除（又两度撤销开除令），最终以荣获「马来学系优生」证书而告顺利毕业。

1994年9月，以优异成绩破格考入中国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班。1996年获颁广东省「南粤优秀研究生」（一等奖）称号。同年5月，受瑞典社会民主党之邀到该党党校学习。

1997年7月考获硕士学位，返马后出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的政治秘书及《社会民主青年论坛》主编。同年11月，代表社青团赴挪威出席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第22届代表大会。

1998年接任中文版《火箭报》主编。目前是民主行动党全国副宣传秘书暨社青团政治教育局主任。

自序

在两年前提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旨在为国人引荐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为了更广泛地在大马弘扬一种介于「亚洲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替代性选择，我近乎把全副的精神集中在专研有关的方向。

我力求把日常的工作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相挂钩，如撰写研究性和普及性的文章、编撰《火箭报》及《社会民主青年论坛》、为民行动党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给大专青年提供理论启蒙，并且和国外兄弟党维持联系等等。

这方方面面的工作，让我深深体验到，要在大马当前这一意识形态「虚无」的大环境下从事理论建设的工作，非要「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不可！换句话说就是要当一个「有力量」的知识份子！否则，这项工作很难支撑下去。

原因是大马的知识界，对什么「主义」都是持消极虚无的态度。他们只热衷于研究和谈论某某「思想」，如他们对 Neo-Confucianism 的「ism」丝毫没有抗拒之意，但却对 Socialism 的「ism」十分厌恶。

特别是那些标榜「不左不右」的所谓「多元论」知识份子，近乎幼稚地对「社会主义」感到莫名的恐惧，导致他们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纯粹视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标签。然而，随着最近欧洲左翼的回潮，「第三条道路」顿时成为全球的显学，那些骨子里流着「自由主义原教旨」血液的知识份子，平日爱说：

「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今日却鸦雀无声，愁容满脸。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过去两年来的努力，开始看到了成

绩。本地的大专青年，他们开始对民主社会主义发生浓烈的兴趣，我受邀到大专生活营的每一场演讲，总会面对许许多多有关「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热情提问。最近，社青团更联合大专青年，初步筹组了「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以便能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本土的民主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本书的出版，和最近欧洲的红玫瑰变天有直接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对政治教育的重视，和过往的情况有很大的分别。党的政治教育局主任邓章钦，甚至费尽心思撰写一系列教材，并把民主社会主义列入课程的内容。

鉴于此情，我把过去一年半来所写的文章，应同志和朋友们要求，给予重新整理和润饰，以作为政治教育的补充教材。我要特别感谢「蕉赖资讯工艺中心」的负责人伍晋荣和林光华，以本书的原初意念是属他们的，后经陈国伟、刘天球、张丰翼和李彬褐同志的鼎力支持下，编撰和出版的工作方能顺利完成。当然，我也要向各大专的青年朋友们致敬，因为你们对协助在校园里发行和销售本书的承诺，让我们的士气受到更大的鼓舞！

国际政经形势的转变、国内政治「改革」的呼唤，把理论建设的要求提到了议事程上来。大马的民主运动向来缺乏理论建设的传统，导致理论的研发远远滞后于实践。没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过于激进的蛮干以及过于保守的退却，往往同样成为民主运动发展的桎梏。

理论研究不是脱离实践的梦呓；意识形态也不等同于教条，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究和考析，在在是「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社会的构想」。

目 录

时代呼唤社会民主主义	1
第三条道路：体制社会主义的再探索	4
从劳工党的胜利展望社会民主主义的恢宏	10
欧洲左翼回潮对亚洲青年的启示	17
社会民主在世纪之交的新态势	24
论安华的「中间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道路」的异同	35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理解「人的本质」	46
社会主义应用「伦理」来坚持	59
论「团结互助」理念的再考析	62
对劳动节意义的反思	66
「社会化」取代「私营化」	71
格瓦拉的斗争与恐怖主义的区别	77
重建行动党的意识形态？	83
论沃冠英公案的正义标准	91
政治立场与新闻专业没有冲突？	99

附录

社会民主主义：亚洲在世纪之交的新机遇	107
东亚经济危机与东方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112
社会民主的新疆界	123
社会党国际的连续性与更新性	126
我们与未来的工作	132
瑞典模式：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135
城市贫穷的定义	139
行动党新旧「政治典范」的冲突	145
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153
行动党的未来应秉承四大理念	159
行动党的斗争与草根运动	165

时代呼唤社会民主主义

由于东亚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二战后建国，为了达到反共剿共的目的，遂把马克思的学说、共产党的苏维埃实践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一并等同起来，混淆视听，企图把左翼进步运动抹黑成暴力、极权兼恐怖主义「三位一体」的妖魔。

历经数十年简单化但强悍的反共宣传，使到今天年轻一代，将任何批评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权运动、红色绿党、社会民主党、解放神学、新社会运动、托派等），一律视为洪水猛兽；有的甚至把迄今依然信仰社会主义的个别人士与团体，当成落伍、愚昧的顽固份子。此外，亚洲当代史上所发生诸如赤柬的屠城、越共的排华、中共的文革、朝鲜的饥荒和苏联的霸权，总体上更加深了亚洲青年对左翼的负面印象。许多朋友往往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直观见解，如「吃大锅饭」、「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虐待战犯」（监保电影的影响）、「领袖崇拜」或「坦克车镇压」等等。

难怪大马的人民社会主义党（PSRM），在东欧变天后，就仓促地把「社会主义」丢掉，易名为「人民党」；民主行动党则不断「漂白」民主社会主义，左右不分地专注于和日常课题打交道。

要在这麽一种保守的政治氛围下弘扬社会主义，似乎有点不识时务。如在英国执教的大马籍政治学者詹运豪博士曾规劝民主行动党社青团（DAPSY）放弃社会主义的「招牌」。然而，我近年来在行动党内从事政治教育（将弘扬社会民主主义列为工作重点之一），同时也在中文报章撰写有关讨论左派理论和实践的文章，这

些工作都在党内外引起若干程度的回响，特别是行动党的新生代和大专青年对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产生兴趣。

这或许反映了大马青年一代，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存在着呼唤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替代观点的需求。马克思曾曰：「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社会民主主义能否在大马开花结果，当然胥视本土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近年来勃然而兴的经济发展势头，伴随着真假参半的「小开放」，虽然令许多人告别了往昔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党国资本主义的操作下，倍受异化的「日常生活」，其表面虽然风调雨顺，却掩盖不了残酷丑陋的本质如：

（一）在亚洲价值观的宰制下，各族人民仅能有选择性地享有半截子的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

（二）国家的经济资源，日愈集中在一小撮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权力精英手上；

（三）下层的普罗大众在国家拟定的低贫穷线上依旧面对贫穷的梦魇；

（四）蓝领工人的「阶级意识」经政府长年打压工运而窒息，其基本的福利和权利，只有透过资方的「恩赐」才能享有；

（五）白领阶级如城市上班族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生活质量（如交通阻塞、住房与环境卫生、公共治安）的低指标被视为是繁荣的象征；

（六）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精神枷锁依旧紧扣，在学术领域本应享有的基本自由没有真正被落实；

（七）青少年所犯上的「社会病」，是典型虚无主义及消费主义主导下的产物。政府没有适当的管道，把他们过剩的精力和不满

引向建设性或有目的性的活动（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把普选权下放到 18 岁），从而让青少年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建设工作，抵消消极和宣泄的逆反行为；

（八）妇女和小童在家庭暴力的摧毁下，身心严重受损，但国会在这方面的立法却远远滞后于现实，导致他们求助无门；

（九）国人迄今实质上还无法在「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下真诚团结，种族主义的幽灵经常神出鬼没，混淆了阶级剥削的本质；

（十）环境与生态在「发展主义」下被迫牺牲，绿色政治的议程在本土无从拓展和推进。

以上所概括的十点弊病，是大马在「威权性发展主义」政权下所派生的异化现象，它们应如何克服，如何比较有效地获得改善，都是我国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必须面对的考验。毫无遏制地奉行保守派的私营化与「市场万能」、「效率至上」的政策，肯定只会更加恶化有关弊端；但是若服膺于共产主义的教条，则会导致步向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命运，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正正是值得我们共同探索和开创的新替代路线。

本文曾刊载于 1997 年《大专生》第二卷第一期，当时尚未爆发亚洲金融风暴，故文章的批判没有触及经济发生危机后的各个介面。